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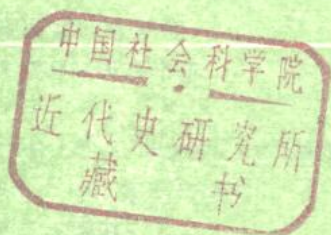
故宫沧桑

刘北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社

故宫沧桑

刘北汜
著



故 宮 滄 桑
劉 北 汜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北京故宮博物院內)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 × 1092毫米 · 1/32 · 印張 6 · 圖版 57 · 字數 12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 3000冊

ISBN 7 — 80047 — 070 — 9/K · 28 定價: 4.20元

目 錄

一	北京城風雲突變 “逼”遜帝溥儀出宮·····	1
	內廷十三年·····	1
	旃檀寺之夜·····	3
	紫禁城內·····	8
	鹿司令入禁城·····	10
	儲秀宮溥儀驚變·····	14
	溥儀遷住醇王府·····	19
二	段祺瑞揚言干預 “善後會”趕辦善後·····	25
	內閣通電·····	25
	溥儀出宮餘波·····	27
	鹿鍾麟造訪溥儀·····	31
	封存交泰殿印璽·····	32
	善後會成立·····	34
	兩太妃出宮，瑾貴妃出殯·····	36
三	孫文怒斥清遺老 博物院籌建就緒·····	38
	溥儀匿居日使館·····	38

段祺瑞干預善後會·····	40
孫中山怒斥清遺老·····	44
溥儀潛往天津·····	46
復辟罪證的暴露·····	48
建院籌備就緒·····	53
四 故宮博物院成立 草創期歷盡艱辛 ·····	56
開院典禮·····	56
李煜瀛、易培基被通緝·····	59
莊蘊寬維持殘局·····	61
陳垣遭逮捕·····	64
張作霖染指故宮·····	67
奉系另組管委會·····	70
五 易培基出任院長 經亨頤詆譏故宮 ·····	75
風浪驟起·····	75
經亨頤敗陣·····	78
易培基就任院長·····	82
接收修建捐款·····	84
完成點查工作·····	87
開放參觀·····	88
三館兩處·····	92
《故宮周刊》的創辦·····	93

六	受彈劾院長辭職 舉專家馬衡繼任	96
	起因.....	96
	易培基被控告.....	99
	易培基的申辯.....	100
	不速之客.....	101
	馬衡接任院長.....	105
	第一次起訴書.....	107
	第二次起訴書.....	109
	易培基含冤病逝.....	111
	局內人的評論.....	112
七	古物南遷避侵略 抗戰軍興再西遷	115
	故宮珍藏.....	115
	南遷與反南遷.....	116
	儲地之爭.....	121
	清點平、滬文物.....	122
	南京分院的建立.....	123
	古物三路遷川.....	125
	國外藝展.....	128
八	淪陷期橫遭劫掠 古物所併入故宮	131
	八年淪陷.....	131
	勝利以後.....	135
	接管古物陳列所.....	137

遷川古物運南京·····	140
接收流散文物·····	142
古物精華運台灣·····	145

九 慶解放銳意圖新 上正軌百廢俱興·····	147
軍事管制·····	147
體制的調整·····	150
治髒治亂·····	153
淹沒文物重見天日·····	154
陳列新格局·····	157
小修和大工·····	160

十 稀世珍寶匯故宮 海外赤子向北京·····	164
書畫精品的蒐集·····	164
收藏家的捐獻·····	165
海外赤子情·····	168
樽儀携出珠寶還宮·····	171

十一 歹徒盜寶落法網 堵塞漏洞保安全·····	174
金冊被盜案·····	174
案發後措施·····	176
“皇后之寶”被盜案·····	178
“珍妃之印”被盜案·····	180

十二 十年動亂幸無恙 六十院慶再攀登	184
動盪歲月	184
紅色通告	186
荒誕方案的流產	191
軍事保護	192
重新開放	195
六十院慶	198
 主要參考書目、文獻資料	203
 後記	205

一 北京城風雲突變

“逼”遜帝溥儀出宮

內廷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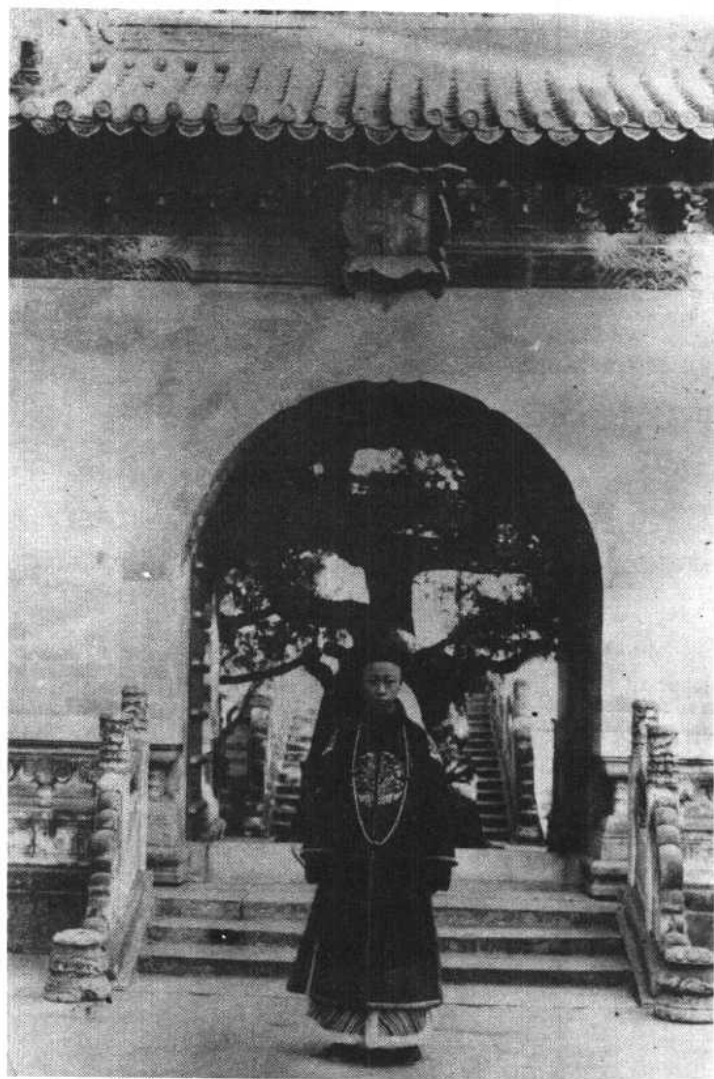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僅六歲，却已做了三年清朝皇帝的溥儀退位，帝制廢除了。統治中國的是民國政府了。

但是，溥儀仍然住在紫禁城的後半部，住在明清皇宮的所謂內廷裏，仍然享有“大清皇帝”尊號，不用民國紀年，沿用宣統年號，享受中華民國對待外國君主之禮的待遇。民國初年在北京走馬上任的那些總統，都曾派人向這位下了台的末代皇帝遞“國書”，請安問好。

也就在紫禁城的後半部，仍然有一批清朝的遺老、舊臣，頂戴補服，向遜帝跪拜稱臣；仍然有大批太監、宮女、侍衛供小“皇帝”和“皇后”及“皇室”人員役使；仍然有所謂內務府、宗人府等衙署爲遜帝和“皇室”人員操辦事務……

遜清皇室的這些行動，人民不滿，民國政府的一些官員也不滿。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國政府接受參議院的建議，制定了七條“善後辦法”，規定遜清皇室必須“通用



末代皇帝溥儀

民國紀年”，廢止“與現行法令抵觸”的“一切行爲”，裁撤慎刑司等等。但是，遜清皇室並不認真照辦，依然我行我素，不把“善後辦法”放在眼裏。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在紫禁城裏長大的溥儀結婚了，仍然沿用過去清帝大婚時的禮儀，大辦喜事三天：第一天，舉行大婚典禮，迎“皇后”婉容進宮，住儲秀宮，接“妃”文綉入宮，住長春宮；第二天，“帝”、“后”到景山壽皇殿拜謁清代列祖列宗；第三天，“帝”、“后”在乾清宮接受中外來賓千餘人祝賀；光是登記送禮人姓名、物品的“紅冊”就用了厚厚兩大本。

從此，繼續住在內廷的年輕的“皇帝”和“皇后”，一舉一動，一招一式，更加像皇帝、皇后，生活更加有板有眼了。直到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這才結束了紫禁城內廷十三年間的特殊局面。

旃檀寺之夜

十一月的北京，天黑得早，特別的冷，風又大，風頭夾着塵沙紙屑貼着大街小巷路面颳，風勢一揚，那塵沙紙屑又會隨着風頭高高揚起，迅猛落下，劈頭蓋腦撲到行人身上、臉上和沿街店鋪的門窗上，以致晚飯過後，偏僻的小街小巷裏就很難看到幾個行人了。

也有例外，那就是西四牌樓東邊的旃檀寺，也即當時左右北京軍政大權的馮玉祥的國民軍總司令部所在地。

一九二二年七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駐軍北京南苑時，馮部二十二旅的一個團就駐在旃檀寺裏。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六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下

令討伐奉系，任吳佩孚爲“討逆軍總司令”，率部進攻據守山海關的張作霖奉軍，直系將領馮玉祥也奉命率部離開北京，開赴直奉戰爭前綫。但二十二旅旅長鹿鍾麟却留下一營兵力繼續駐紮在旃檀寺裏。

這是馮玉祥走的一着高棋，是爲日後發動政變預作準備的。七月二十二日夜，馮玉祥的部隊突然倒戈，從灤平前綫秘密搬師回北京。當時，擔任馮軍先頭部隊的鹿鍾麟第二十二旅和第八旅，日夜趕程，急行軍六百里，在二十三日晚九時便開到北京，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佔據北京各個城門、火車站、電話局、電報局。二十四日，直系軍閥政府被推翻，曹錕被馮玉祥下令囚禁於南海延慶樓，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勢力被逐出北京，吳佩孚從直奉前綫狼狽敗退。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奉軍軍閥張作霖獲勝而告終。

政變成功後，馮玉祥被推爲國民軍總司令，設總司令部於原來鹿鍾麟部駐守的旃檀寺。國民軍支持的黃郛當上國務院代總理，攝行總統職務。鹿鍾麟被任命爲京畿衛戍總司令，司令部在天安門內東西兩廡。馮玉祥雖沒有在黃郛內閣中任職，但軍權在握，無論馮玉祥本人還是國民軍，實際上都已成爲左右當時北京政局的强大力量。唯其如此，作爲國民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旃檀寺，就更加人來人往，門庭若市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傍晚，天寒風烈，黃塵遮天，幾名國民軍士兵臂纏印有“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字樣的臂章，聚精會神地守衛在旃檀寺門口。這時，一輛黑色小汽車飛快地駛抵總司令部門前。新任京師警察廳總監張璧從車上下來，飛快地跨入大門。

馮玉祥正在客廳裏等候他。

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



京師警察廳總監張璧

“打電話叫你來，就一件事，過去跟你談過。明天你就去辦吧！”馮玉祥開門見山地佈置任務。

張璧愣怔怔想了想，半天也沒有想起來是件什麼事情。

馮玉祥哈哈大笑，點明了道：“怎麼，忘了？就是那個小孩子的事嘛！”

張璧想起來了，原來總司令是要他驅除遜帝溥儀出故宮。就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黃郛攝政內閣組成以後不久，在一次會議前，馮玉祥同他談起過這個打算，在座的還有陸軍部總長李書城。

“我心裏攔件事，這次非抓緊辦不可！”馮玉祥當時語氣憤懣地說：“民國六年張勳復辟，破壞共和，搗亂雖在張逆，禍根實在清廷。看樣子不取消清室優待條件，不把遜帝那小孩子請出宮，今後難免有人再搞復辟，今後共和政體勢難安寧！”

張勳復辟時，馮玉祥曾率十六混成旅討伐過張勳的“辦子兵”，結果，張勳逃進荷蘭使館，逍遙法外；段祺瑞重攬政權，當上國務總理；溥儀仍然安居內廷，不曾受到觸動。當時馮玉祥十分不滿，曾兩次通電，要求懲辦復辟禍首，取消清室優待條件。段祺瑞只草草發了一道通緝復辟諸犯的電令，就把這件事關危害民國政權的大事放下了。一九一八年九月，徐世昌繼馮國璋就任大總統後，不久竟明令赦免張勳，這就更加成為馮玉祥攔在心裏的一件憾事。因此，黃郛攝政內閣組成不久，他就抓緊操辦起這件事來。

“聽着！”馮玉祥繼續向張璧交代，“攝政內閣今天下午六點開會決定，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即日起請溥儀出宮。由瑞伯、你、李煜瀛三個人明天一早就到故宮執行。”

馮玉祥跟着吩咐張璧：“立即去總理府面見代總理黃郛，

要來內閣會議擬定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及指示鹿鍾麟等執行的命令，然後再去找鹿鍾麟，商量第二天的具體步驟。他本來也要鹿鍾麟一道來商量這件事的，不料這天一早鹿鍾麟奉令率部到景山和故宮收繳原有守衛部隊槍械時着了涼，剛剛吃過發汗藥，來不了。瑞伯（按：鹿鍾麟）那裏，我已在電話裏向他交代了任務，你儘管找他去。你兩個便宜行事就是！”馮玉祥進一步說明。

張璧要走了，馮玉祥又想起一件事：“要李煜瀛參加，也是內閣會議定的。他以國民代表身份參加，一來監察你們工作，二來遇事多個人商量，三來出現流言蜚語，他也好做個見證。”

李煜瀛，字石曾，直隸高陽人，是晚清大學士李鴻藻的第三子。一九〇二年他二十一歲時，以清政府駐法公使孫寶琦隨員身份到法國，先後在巴斯德學院及巴黎大學讀書。一九〇六年，他與張人杰、吳稚暉等創辦《新世紀周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一九一七年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二〇年任中法大學董事長。一九二四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地面上是頗有聲譽的教育文化界名流。張璧早有所聞，也有幾面之緣，但並無深交，內心深處却是懷有幾分敬意的。儘管如此，他對馮玉祥談到李煜瀛的頭兩點，並不介意，對第三點，他甚至有些惱火，於是忿忿答道：

“依我看，即使有流言蜚語，也沒啥可怕。我和鹿鍾麟是奉命行事，誰敢造謠生事，到我們頭上動土，我們也決不客氣！”

馮玉祥笑笑：“不管怎麼說，有個國民代表參預這事，總比只有你們兩個拿槍的去執行強。去吧，先去找黃郛要命令要緊！”

張璧不再多說，逕自乘車找代總理黃郛去了。

紫禁城內

北京政局的急驟變化，像一聲霹靂，震動了關起門來做“皇帝”的溥儀，他的“后”、“妃”和“皇室”人員，一時，他們全都陷於惶恐不安、張慌失措之中。

這種不安，只有民國六年（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那一陣子，他們也曾有過。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事隔七年之後，曾經全力保護清室的賄選總統曹錕竟然垮台，成為馮玉祥總司令的階下囚，這就不能不使他們格外焦躁了。他們仔細翻閱報紙，四出探聽消息，從中分析局勢，窺測利害得失。可是越分析越感到局勢對他們不利，處境險惡，有利處少，可慮處多，這一來，他們就不只是惶恐了。

他們惴惴不安地挨過了一天又一天，不料挨到十一月四日上午，遜清皇室內務府大臣紹英聽到了一個使他們更加緊張的消息：原來駐守故宮和景山的一千二百多名士兵，全被馮玉祥的國民軍繳了械，即將調到北苑，聽候改編。

事非尋常，紹英連忙去見溥儀稟報。溥儀立即要紹英用清室“內務府”的名義給國民軍總司令部送去一封信，詢問調走駐守故宮士兵的真相及今後紫禁城的安全守衛問題。

當天下午，新任京畿衛戍總司令鹿鍾麟派人來到故宮，向清室人員解釋，說國民軍這樣做是為統一軍權、維持治安，別無他意。至於今後故宮和景山的守衛任務，自然改由國民軍負責。

來人說罷，避而不答紹英提出的其他問題，逕自去了。

溥儀疑慮重重，草草吃過晚飯，心頭仍然忐忑不安。他

焦慮的是：從民國元年起，故宮、景山一直由京師衛戍司令部派出士兵守衛。今後換上馮玉祥的兵，是否也能相安無事，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在他的印象裏，這個馮玉祥絕非凡夫走卒。辛亥革命那一年，馮玉祥是駐守直隸海陽的新軍某營管帶。當年參加過灤州起義的反清頭目都被拿殺頭，唯獨馮玉祥逃脫劫難。今後由這樣一個反大清、反帝制、討張勳、囚曹錕的人領兵守衛故宮，能有他這個退位皇帝和皇室人員的好？越想，他越感到身處風雨飄搖之中，心裏七上八下，憂慮重重。

有時，他也強自鎮靜。拿“清室優待條件”安慰自己，何況上面還有袁世凱的親筆手諭：“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袁世凱志。”退一步想，萬一這道護身符失靈，他也並不是毫無準備。十三年裏，他們也曾煞費苦心地用“賞賜”、“借出”種種名義，偷偷從紫禁城携出不少珍寶、名畫，藏匿起來，爲的是一旦被迫離開紫禁城，還可以當掉，賣出，不愁以後的日子無法維持。

溥儀愁、婉容、文綉跟着長吁短嘆，垂頭喪氣，全都沒了主意。胡亂吃些晚飯，他們就只顧默默坐着，連吃水果的心情也沒有了。婉容之父、遜清皇室侍衛大臣榮源更像熱鍋上的螞蟻，出出進進，一聲也沒吭出來。還是婉容抖起膽子，打破沉默，催促道：“不管怎麼着，皇上拿主意吧！”

其實，溥儀也沒主意。他咬緊下唇，想了想，擺擺手說：“都去睡吧，明兒召見紹英、耆齡、寶熙，開個御前會議，再決定對策吧！”

他話雖這樣說，心裏却在想：如今他是關起門來做皇帝，又能和紹英這幫老傢伙議出個什麼對策來？